

青少年快读中华传统文化书系

曾国藩 著

曾国藩 家书 (四)

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曾国藩家书

(四)



曾国藩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再，余有信、银寄吴子序、刘星房，望传知嘉字营帮办吴嘉仪，令其派二妥当人来此接银、信，送江省并南丰为要。

二十六日又行

心中常存爱民一念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九日连接初四、六日二缄，俱悉一切。

出队以护百姓收获甚好，与吉安散耕牛籽种用意相似。吾辈不幸生当乱世，又不幸而带兵，日以杀人为事，可为寒心，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，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。杨镇南之哨官杨光宗头发横而盘，吾早虑其不驯。杨镇南不善看人，又不善断事。弟若看有不妥协之意，即飭令仍回兄处，兄另拨一营与弟换可耳。吾写对联，向不要人代笔。季弟所指系何人所代，以后当饬禁之。

吾于初十日至历口，十一日拟行六十里赶至祁门县。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，不欲纷纷迎接应酬也。宁国府一军紧急之至，吾不能拨兵往援，而拟少济之以饷，亦地主之道耳。家信暨云仙信寄去。

六月初十日午刻

以勤与爱民回报君亲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十二早接弟贺信，系初七早所发，嫌到此太迟也。兄膺此



巨任，深以为惧。若如陆、何二公之前辙，则诒我父母羞辱，即兄弟子侄亦将为人所侮。祸福倚仗之几，竟不知何者为可喜也。默观近日之吏治、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，天下似无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，以爱民二字报吾亲。才识平常，断难立功，但守一勤字，终日劳苦，以少分宵旰之忧。行军本扰民之事，但刻刻存爱民之心，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。此兄之所自矢者，不知两弟以为然否？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。沅弟多置好官、遴选将才二语，极为扼要，然好人实难得，弟为留心采访。凡有一长一技者，兄断不敢轻视。

谢恩折今日拜发。宁国日内无信，闻池州扬七麻子将往攻宁，可危之至！

七月二十日

工事筑妥足御援敌

沅弟左右：

十三日强中营二勇回，接弟信及各家信。十五早又接弟十一申之信。浮桥办齐，长濠已有八九分工程，甚好甚慰。从此援贼虽至，吾弟必足以御之。冯事，兄处办法与润帅不谋而合，兹将一批一告示抄付弟览。

翁中丞处复信甚妥，弟意疏疏落落亦极是。弟总认定是湖北之委员，以官、胡两帅为上司，诸事禀命而行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。希庵于此等处界限极清，人颇嫌其疏冷。然不轻进入，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；不妄亲人，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。



处弟之位，行希之法，似尚妥协。与翁稿与毓稿均好，近日修辞工夫亦进，慰喜慰喜。

焦君谱序，八九月必报命。书院图须弟起稿而兄改之，弟切莫咎兄之吝也。弟约初八日专差来，何以至今未到？京货诸件，俟弟处人到，再派人同送。

七月十五日

主辱臣死分所当然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二十四接九月初二日由县城寄缄，俱悉一切。

此间鲍军扎渔亭，张军扎黟县，均因天雨尚未进兵。贼分股窜浙，初四破淳安县，初七破严州府，杭省可危之至。左军已至乐平。江省各处防守，余已略为布置，或可无虞。近接寄谕二次，仍是寻常不要紧之件。圣驾在热河镇静办事，夷人扎队至德教门外，派三百人至园子，焚外朝房，真堪发指。通州、天津皆照常买卖，尤堪诧异。余若奉旨派出，带兵北上，成败利钝全不计较，但以明君臣之大义。主辱臣死，分所当然耳。

下首竹多，容当办礼谢弟与朱金权二人。

九月二十四日

戒子侄勿习于骄奢逸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月二十三夜接弟初五日信，知在敦德堂为显考作庆生道



场，五宅平安，至以为慰。

此间于十九日忽被大股贼匪窜入羊栈岭，去祁门老营仅六十里，人心大震。幸鲍、张两军于二十日、二十一日大战获胜，克复黟县，追贼出岭，转危为安。此次之险，倍于八月二十五徽州失守时也。现贼中伪侍王李世贤、伪忠王李秀成、伪辅王杨雄清皆在徽境与兄作对。伪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境，与多、礼、沅、季作对。军事之能否支持，总在十月、十一月内见大分晓。

陈愚谷之对联，俟下次付回。鼎三请先生，余心中实无其人，候沅、季定夺。甲三十月初六至武穴，此时计将抵家。余在外无他虑，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。家败离不得个奢字，人败离不得个逸字，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，弟切戒之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月二十四日

戒傲惰乃保家之道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，风波迭起，文报不通者五日，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。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复建德，而皖北沅、季之文报始通。自鲍镇二十八日至景德镇，贼退九十里，而江西饶州之饷道始通。若左、鲍二公能将浮梁、鄱阳等处之贼逐出江西南境，仍从建德窜出，则风波渐平，而祁门可庆安稳矣。

余身体平安。此一月之惊恐危急，实较之八月徽、宁失守



时险难数倍。余近年在外，问心无愧，死生祸福，不甚介意，惟接到英吉利、法兰西、美利坚各国通商条款，大局已坏，令人心灰。兹付回二本，与弟一阅。时事日非，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，戒傲戒惰，保家之道也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二月初四日

怀桐将有大战宜预筹之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日接初二夜一缄，并抄寄润帅一缄，俱悉一切。

此间徽州、休宁之贼，日内纷纷应调，从下游渡江救援安庆、桐城，祁门以北少可偷安。惟东有伪忠王一股，南有朱衣点、彭大顺一股鞭长莫及，兹可虑耳。

日相先生之事，听润帅自为主持，余不怂恿，亦不挽回。自古君子好与小人为缘，其终无不受其累者。如日相暨胡某、彭某，虽欲不谓之邪不可得，借鬼打鬼，或恐引鬼入室，用毒攻毒，或恐引毒入心，不可不慎也。弟于周之翰疾之已甚，而于日相反多宽假之词，亦未公允。

季弟信亦阅悉。明正节后，怀、桐又有大战，宜预为筹之。家信二件寄阅。

十二月初七日

枞阳坝工未成不必焦灼

沅弟季弟左右：

十五夜接沅弟初八夜信，俱悉一切。



枞阳坝工未成，亦属意中之事，不必焦灼。大江极深，古人所谓江深五里，海深十里也。两岸支河入江者极浅极高，夏月江涨，则支河更高，倒灌各小河之内。冬月江涸，落至二三丈不等。小河之水入口时，小水高而江水低，如二三丈之悬崖，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，小河之船不能出江，以其太陡峻也。今年江水不甚涸，枞阳河之水，至今尚能行舟，即是极好之事。目下又连日霖雨，或者枞阳之水竟至年底不枯，亦未可知。此是弟之运气颇好，不然则十月枯涸久矣。至塞坝工程，非绝大才调不能，不知弟所用者何人？余屡次写信，均言未能巩成者，盖目中未见有此大才之人也。

韦军日内平安否？分余庵数营赴枞阳助韦防守，事尽可行。公牍嫌其太大，余已亲笔至缄于余庵矣。弟调东流之兵助守枞阳则可，调湖口之兵助守枞阳则不可，以贼踪距湖口城尚不过三四十里，难遽松劲也。调陈军助守枞阳则可，调陈军助围安庆则不可，以平日未经弟训练有素，临危急之际，必不听令也。弟此次拔营赴枞阳，赴鲍家冲，余觉主意不甚牢靠，盖拔去未必有益，收回则颇有损。收回鲍家冲二营，则反以长贼之焰；收回枞阳一营，则反以减韦之势。然大敌将至，总以早早收回为是。养足势力，坚守前后两沟，意不旁注，神不外散，或有济乎？

左、鲍二公十三日尚未开仗，黄文金极善张大威势，而党羽善战者少，或足御之。伪忠王李秀成于二十八日围玉山县，攻扑八日，城中王德榜、顾文彩等善于防守，初五日解围去矣。祁门之四面各百里内，日内平安，弟可转告润帅及希、



礼、厚、雪诸公。

云仙之出处，听渠自为主。当今之世，处未必非福，出未必非祸。从严公赴豫，恐不相安，云公根器厚而才短，与严未必针芥耳。

二月十六日

勉去骄傲之习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腊底由九弟处寄到弟信并纪泽十一月十五七日等语，俱悉一切。弟于世事阅历渐深，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。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，骄则满，满则倾矣。凡动口动笔，厌人之俗，嫌人之鄙，议人之短，发人之覆，皆骄也。无论所指未必果当，即使一切当，已为天道所不许。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，开口便道人短长，笑人鄙陋，均非好气象。贤弟欲戒子侄之骄，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，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，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。欲去骄字，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；欲去惰字，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。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（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）三不信（不信僧巫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地师），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，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。

此间军事如常。左、鲍二军在鄱阳、建德交界之区尚未开仗，贼数太多，未知能否得手。祁门、黟县、渔亭等处尚属平安。余身体无恙，惟齿痛耳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初四日



要于杀人中寓止暴之意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申刻张复益，屈楚轩到，接二十四日来书。此二人真善走，已各赏蓝翎一支矣。二十三日步拨之贼尚未到。自十一月后，东流、建德之步拨早已撤回，并将充步拨之鄖阳兵遣发回鄂。此后弟有来信，切不可写步拨字样。若由驿递九江、南昌而达祁门，亦不过十日可到，否则须专足也。

公文一件，甚好甚好，即当批准通行各属。吾家兄弟带兵，以杀人为业，择术已自不慎，惟于禁止扰民、解散胁从、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，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。南坡信何以未见？或忘未封入邪？甯金溪之贼，养素稟已获胜仗，见田稟大半由云际关入闽，尚无确信。

家信数封寄还。此间接澄弟正月初八日信，寄阅。《輿地略》又寄去十本查收。余数本，此间友人分散矣。

陈镇二十一日已至东流，甚好，可略壮声威也。

正月二十八日

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意

沅弟左右：

初三辰刻接初二已正来书，俱悉一切。

昨日雨小而风大，今日风小而雨大，鲍军勇夫万余人，纵



能渡江，想初二尚未渡毕，初三则断不能渡。凡办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意。如此次安庆之守，濠深而墙坚，稳静而不解，此人力也；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，以一蝇玷圭，则天事也。各路之赴援，以多、鲍为正援集贤之师，以成、胡为后路缠护之兵，以朱、韦为助守墙濠之军，此人事也，其临阵果否得手，能否不为狗酋所算，能否不令狗酋逃遁，此天事也。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，而天事则听之彼苍，而无所容心。弟于人力颇能尽职，而每称擒杀狗酋云云，则好代天作主张矣。

至催鲍进兵，亦不宜太急。鲍之队伍由景镇至下隅坂，仅行五日，冒雨遄征，亦可谓极速矣。其锅帐则至今尚未到齐，以泥太深，小车难动也。弟自抚州拔营至景镇，曾经数日遇雨，试一回思，能如鲍公此次之迅速乎？润帅力劝鲍公进兵不必太急，待狗酋求战气竭力疲而后徐起应之云云，与弟见正相反。余意不必催鲍急进，亦不必囑鲍缓战，听鲍公自行斟酌可也。多公调度远胜于鲍，其马队亦数倍于鲍，待多击退黄文金后，再与鲍军会剿集贤关，更有把握。

至狗酋虽凶悍，然屡败于多、李、鲍之手，未必此次忽较平日更狠。黄文金于洋塘、小麦铺两败，军器丢弃已尽。多、鲍之足以制陈、黄二贼，理也，人力之可知者也。其临阵果否得手，则数也，天事之不可知者也。来书谓狗部有马贼二千五六百，似亦未确。系临阵细数乎？抑系投诚贼供乎？闻贼探多假称投诚者，弟宜慎之。即问近好。

四月初三日巳初



不可放弃太潜石牌三城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八夜接已正一缄，俱悉。四月天气实堪骇悸，惟水陆各军人心未散，或尚可支，润帅欲弃太、潜、石牌三城不守，万万不可。余复信两件抄阅，望弟以缄告寿山力争之。

功牌尚未刷印，刻字匠三人皆病，须节后乃能刷。弟要得急，可向润帅要也。何必大界王三乎？此间刻字匠手段极高，二月间曾刻帖数行，今寄一纸去。严治失守者之罪，亦须分别城中有兵无兵耳。顺问近好。

季弟均此。

四月二十九日辰刻

日内疮痒甚诸事废搁

季弟左右：

张吟来，接弟信，知瑜翁果已漏网，将来此数百人为害必烈耳。兄日内疮痒异常，诸事废搁，月余未奏事矣。节后若身体平安，当至盐河与两弟一叙。顺候节喜。

五月初四夜



夷船图利可数百千饵之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早接初十夜信并详文，即照来详先办。王、唐、邓三牒（余俟再送）送至弟处，请弟转交水营。弟处若有善说话之人，或派二三人至水营守候。待洋船经过时，如无停泊之势，则听其经过可也。如有停泊之势，则护送之船即驶近夷船，与之婉商。彼不过图小利耳，我以数百千饵之，亦无不可。若在安庆城外将近停泊之际，难于径登夷舟，则在下游预先说明亦好。

鲍既可以不留北岸，余即令其径由华阳镇南渡矣。本日寄鲍信抄阅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十二日巳刻

望在省城雇一种菜之工

澄弟左右：

接两次家书，俱悉五宅平安，并弟将有做一届公公之喜，欣慰无已。

省城雇一种菜之工，此极小之事，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，砌一个大拦头坝。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，娶几个美妾，起几栋大屋，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。省城之人虽多睡早觉者，然亦视乎东家以为转移。余身边所用之人，住省者居其十之



七。往年余以卯正起，身边人亦卯正起；近年余以卯初或寅正起，身边人亦卯初寅正起。乡间种菜全无讲究，比之省中好菜园，何止霄壤！余欲学些好样，添些好种，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，弟可不必打破耳。

此间军事平安。黟县于初三日失守，初五克复。赤岗岭四贼垒为鲍、成两军攻破，诛斩净尽，生擒逆首。安庆之克，似已有望。惟湖北兴国、崇、通失守，湖南不免震动。余遍身疮癣，奇痒异常，略似丙午年在京，余无所苦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十四日

舅母弃世宜亲往吊唁

澄弟左右：

六月初四接五月二十四来信并纪泽一禀，俱悉一切。南五舅母弃世，纪泽往吊后，弟亦往吊唁否？此等处，吾兄弟中有亲往者为妙。从前星冈公之于彭家并无厚礼厚物，而意甚殷勤，亲去之时甚多。我兄弟宜取以为法。大抵富贵人家气习，礼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亲到少。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规诫，必有裨益。

此间军事平安。余疮疾渐愈，已能写字矣。安庆军情，九弟常有信回，兹不赘。付回银二百两，系去年应还袁宅之项，查收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四日



用 人 篇

澄弟无须来营

澄、温、植三弟左右：

澄弟有病，即可不必来此。此间诸事杂乱，澄弟虽来，亦难收拾，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。长夫来此者至六十名之多，澄弟于此等处不知节省，亦疏略也。兹一概遣归，仅留十三名在此。如不好，尚须再遣回。

昨夜褚太守带三营水师至靖江剿贼，不知能得手否？塔、周大胜仗归来，余赏银千两、功牌百张、猪十口、酒五百斤，颇觉鼓舞。现惟邓湘一营难于收辑耳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顿首 三月二十五日

周凤山等与敌战况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弟足下：

昨发一信后，罗山即于初三到省。是日二更得信：周凤山、李辅朝之勇于二十九在龙阳得三胜仗，二十九日夜终宵鏖战不得休息，初一早，一战即已败溃。盖扎营城外沙洲之上，是夜涨水，侵入营盘。初一早，营内水深尺余，贼船三面环攻，共



二千余号之多。此时逃出营外，途中无船可渡，淹毙至二三百人，军器全失。周、李皆健将，此番大挫，尤焦灼也。

家中长夫，春二、维五、芝三、明四等皆不愿远出，兹皆令其回里。其工钱每月三十日，并未扣一日耳。余不一一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初四夜

周李战败尚非大挫

澄、温、沅、季老弟足下：

昨寄一信，言周凤山、李相堂龙阳之败。后接来禀，知周营千一百人中实伤毙四十人，李营千人中实毙十九人，尚不为大挫。胡咏芝初四由安化至桃源，一路剿贼，周、李即可同去。广西水勇，李太守带来，今日到省。若配齐船只，尚须十余日乃可行也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初六夜

奏折奉准单衔奏事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位老弟左右：

刘一至，接到父大人手谕并诸弟各信，欣悉乡里人和年丰，犹是盛世景象。

周凤山初一早在沅江城外打败仗，次日退至益阳。初三停住一天。初四仍出征，由安化、桃源一路至常德剿贼。凤山之勇，打仗并未多伤，仅伤十余人，水淹死者又近二十人，其余



陆续回营，隔日即能整队出征，真可爱！真可敬！

常德、澧州并于十六日失守，现在均已贼退。初三、四、五贼船由西湖回至东边，约以千余计。不知系占据岳州，抑系径赴下游湖北，现未探确。

初十日奏折奉批回。谢恩折批云“知道了”，请专折奏事片批云“着准汝单衔奏事”，请塔军门子出境剿贼片批云“另有旨”。其寄谕抄回。圣上此次并不十分催促，尤深感激。

省城新铸大钱，甚为可观。兹付当一百者五十文，当五十者五十文，乞查收。并寄七千五百文收据为凭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十二日

湘勇善战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日来北风甚劲，省城各船不能来营。吾自十六挫失之后，陆续添募水勇。募小划子共百三十号，每号多者六七人，少者三四人，通共小划子载水师千余人，已到七十余号。此外添募之勇仍用快蟹、长龙、杉板等船，但恨无好炮配之。

水师前营（李孟群）、左营、中营（秦国禄）、清江营（俞晟）各战船皆已驻扎金口，去武昌仅六十里。右营尚在嘉鱼，去金口百五十里。后营、定湘营尚随余在新堤，去嘉鱼九十里。通共水师大营八营、小营五营。若在广西借得洋炮急至，则振兴气象，较自省起程时尚远胜之，但恐炮难遽至耳。

陆兵大队驻扎羊楼峒。罗山于十八日在长安驿打胜仗。二